

JING REN

DE PIAN ZI

# 惊人的骗子

叶娟译





## 第一章

佩里·梅森坐在办公桌旁抬起头来，正看见他那位十分自信的秘书德拉·斯特里特走进来，站在了办公室与会客厅之间的门槛间。

“有什么事情吗 德拉？”

“外面那间房子里来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女人。”

“那我就不必见她了。”梅森大声宣布说。

“我很理解您对这类事情的感受，”德拉回答道，“可是我想这位年轻女人之所以不愿意透露姓名一定有什么非常有趣的原因。”

“什么原因？”梅森问。

德拉·斯特里特微微一笑说：“我以为，有趣的正是我们要去寻找发现的。”

“这个人皮肤白皙还是肤色较黑呢？”

“皮肤白皙。除了一只坤包，她手里还攥着一只黑色的平底包。”

“多大年龄？”梅森问。

“不会超过二十二岁或者二十三岁。”

梅森皱起了眉头。“你能肯定她不止二十一岁吗？”

德拉摇了摇头。“单凭看上一眼她的牙齿你是无法判断她的年龄的。”她说完脸上露出了几许笑容。

“那她的手呢？”梅森问。

“女人过了三十岁之后，您是无法凭手来判断出太多东西的。”德拉解释道。

“好吧，”梅森说，“把她带进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德拉·斯特里特转过身去走到外面，不一会儿，她就领着一位浑身颤抖，显然比较激动的年轻女人回到了梅森的办公室。女人一边向桌子跟前走一边问：“哪位是梅森先生？”

梅森面带微笑。“不必紧张，”他说，“说实在的，我是一名律师。如果您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许我能帮帮您。”

女人径直坐在了梅森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紧接着开口说：“梅森先生……我……我感觉自己不得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我甚至不希望我的父母找到我。”

梅森沉思般地打量着她。“您为什么不得不消失呢？”他问，“正常的理由在哪里？”

“什么叫正常的理由？”她赶紧追问道。

梅森微微一笑，随后摇了摇头。“不要反过来问我，”他说，“我们还是直接进行提问回答的好。您为什么想消失？”

“我当然自有原因，”她说，“只是目前我想不必将事情的许多细节全都和盘托出，但是我的确想让任何人都找不着我。”

“那么，您是想让我给您提供一定的帮助，对吗？”

“我想要您就您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尽所能地帮助我，如果必要的话，您最好将同我过去的生活有联系的一切都隐藏起来。除非经过我的许可，同意您那样去做，否则，我不想要您做什么。或者是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得您不得不与我的父母取得联

系。”

正在这时 德拉·斯特里特桌子上的电话猛然间响了起来，只听见她说：“喂……是的，格蒂……立刻吗？……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吗？……好的 我马上就出来。”

她向佩里·梅森示意了一下 说：“很抱歉 失陪一会儿。”随后便迅速地穿过大门向外走去。

梅森若有所思地盯着眼前这位来访的客人仔细打量着。  
“您在请我接受您的委托。”

“难道您不会接受所有顾客的委托吗？”

“不完全。通常我要知道我在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而且这个人属于哪种类型的人。”

“那么您也会不遗余力地去保护那些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人 对吗？”

“经常如此。”

“那么您怎样才能判断出您的顾客在与您说实话呢？”

梅森莞尔一笑。“您早就有自己的见地了。”他承认道。

“您会接受他们的委托的。”她说。

“不完全，”他回敬道，“被指控为犯罪的人无论其是否犯罪，有罪的，还是清白无辜的，都叫做被告。在法庭开庭的那天，他就完完全全是个被告。而我只是尽量地去给他一个无罪的合法说明。”

“可是您会尽量去使自己的这种说明发生效力，以此来证明委托人的清白。”

梅森想了想，随后他似乎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字斟句酌地说：“我会尽量去使我的陈述发生效力的。我会努力那样去做。”

德拉·斯特里特此时从外面的房间折返回来，她向佩里·梅

森做了个动作，紧接着便从门口径直走进了法律资料室。

梅森说：“不好意思，失陪片刻。我们似乎还有一件非常紧急而重要的事情急需马上处理。”

“当然可以。”她说。

梅森坐在转椅里向后滑去，之后他站起身来，绕到了办公桌的一边，对着来访的客人微微笑了笑，说：“我很高兴就一会儿工夫。”说完便打开了法律资料室的门。

“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情？”他一边将门带上一边问德拉·斯特里特。

“格蒂还在电话交换机旁等着呢。”德拉说。

“她怎么了？”

“我不清楚，”她说，“你是应该很了解格蒂的，她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交给她一件小事，她每次都会发挥丰富的想像力，有时我甚至以为她还会想像出更多不着边际的事情来呢。”

梅森点了点头。

“她坐在那边对我们刚才这位来访的客人发表了一番评论，或者是她本人认为这位来访者干了什么，你或许不妨和她谈一谈。”

“难道你不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我当然也可以，”德拉说，“可是我无法想像到格蒂对你述说的方式，而你又能接受的——那会让你听到完全不同的故事的。”

“好吧，”梅森说，“我们还是先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他挽住了德拉的胳膊，护送着她穿过法律资料室和大堂之间敞开的大门。

格蒂此时正呆在电话交换机前的椅子边，眼里满是激动不

已的情绪，而且嘴巴还在不停地焦躁而夸张地咀嚼着一块口香糖。乍一看去，便可知道她内心十分紧张。

格蒂有着一颗永远都不会满足的好奇心。她总是想了解梅森那些顾客的背景情况，而且还常常把这些人置身于一个虚无缥缈的环境之中，然而却也常常会是那样令人意想不到的准确。

因为身体过于肥胖 格蒂自始至终都在准备“下周”或是“过完节之后”还或者是“度假刚一回来”就进行节食。

格蒂十分清楚地知道房间里不会再有其他人这样一个事实。她示意梅森走到她的桌子边，并将声音压低得几乎听不见了。

“那个年轻的女人在您的办公室。”她说。

“是，是的。”梅森说，“什么事 格蒂 你发现她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 我的确发现她有一些问题！”格蒂说 她的声音里显然带着一种急于将她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公之于众，并使其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一种急切。

“我想说我就是发现了问题！”

“赶紧说吧，”德拉不耐烦地说，“快把情况告诉梅森先生 格蒂。无论如何 她还在那边等着呢。”

格蒂说：“您是否注意到她挎着的那只黑色的包？就是她挎得非常紧的那只包？”

“我并没有发现她把包挎得很紧。”梅森说，“可是她随身带着一只黑包和一个坤包。”

“那不过是一个化装包或者是一只短途旅行包而已。”德拉说，“打开那种包之后 您会发现包盖的内侧有一面镜子。”

“里面还会有各种化妆品，各式各样的霜粉，还有梳子之类的东西 对吗？”梅森问。

“那只包里并没有这些东西，”格蒂非常肯定地断言道，“里

面装着满满当当的一百元面值的美钞，几乎全装满了。”

“什么！”梅森惊叹道。

格蒂面色严肃地点了点头，看上去她非常喜欢也十分欣赏梅森的这种惊讶。

“你怎么知道 格蒂？”德拉·斯特里特问道，“说说你所了解的情况。”

“哦，”格蒂说，“她刚开始可能想从包里拿出些什么东西或是在里面放上点什么。不管怎样，她打开了包，也正是她打开包的那种方式吸引了我的注意。”

“什么方式？”梅森问。

“她坐在椅子上转过身去，用后背对着我，这样一来我就不可能看见她究竟在干些什么了。”

梅森面带微笑地说：“这么说她那样做的同时你也自然地伸长了脖子，设法看明白她到底在藏什么东西。”

“是这么回事。”格蒂说，“我猜想每个人天生都会有那么一种好奇心，而且说到底，梅森先生，您也想要我弄清楚到这里来见您的那些顾客的一些情况呀。”

“我正要对此做些说明，”梅森说，“别让这样一些事情来烦扰你 格蒂。你都看见了些什么？”

“哦，她没有意料得到的是，”格蒂说，“她刚一转过身来打开包盖，内侧的镜子便从一定的角度反射出了包里装着的東西，而我正好对着镜子，因而看见了包里到底放了些什么。”

梅森说：“把你看见的东西准确地告诉我。”

“那只黑色平底大包里的整个空间，”格蒂印象深刻地说，“全部是一堆堆百元面值的美钞，整整齐齐地码好了，就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一样。”

“这就是你从镜子里看到的一切？”

“是的。”

“当时你在哪里？”

“我当时就坐在电话交换机旁的办公桌边。”

“那个年轻的女人在哪里？”

“就坐在那边。”

“就是这个房间的另一面。”梅森进一步解释说。

“是那样。但是我看到了我刚才说的看到的一切情况。”

“你说她当时转过身去背对着你，是吗？”

“是的，而且动作相当夸张。”

“之后她便打开了包？”

“是的。”

“所以当包盖打开到几乎成四十五度左右时，你正好可以看见包里装着的东西。”

“正是如此。”

“既然如此，她是不是小心翼翼地把包盖打开后就停留在你正好可以看见包里装着的东西那样一个角度，或者说她只打开了一部分包盖，然后就任包盖随意地那么敞着呢？”

格蒂想了一会儿，接着说：“我要静下来好好回忆一下。我想她当时就是打开了包盖，可是我对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地惊讶，所以也就根本没有意识到她会将包整个打开。直到你刚才那样问，我才想起来。”

“之后，她便手把着内侧装有镜子的包盖，并停在了四十五度那么一个地方，因此你也就正好看见了里面的东西，对吗？”

“我猜想她肯定是那么做的，梅森先生。”格蒂有些让步地说，“可是我并不认为事情全是那样，直到——哦，上帝，您居然这样来盘问一个人！”

“我并不想盘问你，”梅森说，“可是我的确非常想弄明白到

底发生了什么。你必须承认，如果她打开包盖，并且把镜子把持在你所能看见包中内容的角度，那么她肯定是更急于让你看见里面的东西，而不是想极力避开不让你看。”

“我可从来没想到过情况会是这样。”格蒂承认道。

“我还得好好琢磨一下这种情况。”梅森若有所思地说。

过了一两秒，他开口说：“你怎么知道里面放的全都是百元面值的美钞呢，格蒂？隔着这么一段距离，你不可能看见那些美元的面值单位吧。”

“哦，它们……它们看着就像是百元面值的美钞，而且全都非常平整划一，还有……”

“但是那些钱也有可能是五十元面值的，是吗？”格蒂还在犹豫的时候，梅森又接着问道，“也或许是二十元面值的呢？”

“哦，我本能地有印象包里装着的全是一百元面值的美钞，梅森先生。”

“所以，仅凭某种迹象，”梅森说，“而且还隔着这个房间那么一段距离从镜子里看到的那些钞票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一美元面值的钞票呢？”

“哦，我可以肯定那不是一美元面值的钞票。”

“你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仅凭那些钞票看上去的样子就可以肯定。”

“真的非常感谢你，格蒂，”梅森说，“很高兴你给我们通报了这样一些细节情况，你干得的确很棒。”

格蒂的脸上立刻显得神采飞扬。“哦，您刚才问那些问题时采用的那种方式让我以为自己笨手笨脚地把事情弄砸了呢。”

“我不过是想把情况理清楚而已。”梅森说，“忘掉这一切吧，格蒂。”

“忘掉像这样的事情！”格蒂大声感叹道，“梅森先生，那个女

人是……怎么说呢，她要把您引到某种阴谋中。她可能根本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顾客。”

“非常正确，”梅森说，“她的确不是一位普通的顾客 或许那也正是我为什么对此案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吧。”

律师轻轻地拍了拍格蒂的肩膀。“你真是个好姑娘 格蒂。”他说，“你还是继续留意那些走进来的顾客，一旦发现什么异常请及时通知我们。”

随后 梅森向德拉·斯特里特点了点头，两人便穿过大门走进了资料室。

“你有什么意见 头儿？”德拉问。

“我想格蒂的确看见了那只包里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我也可以肯定那里面装满了现钞。但是里面究竟是百元面值的美钞还是一美元面值的钞票，不过仅仅是某个人自己的猜测而已。我认为格蒂不可能隔着那样一段距离从镜子里就能看得出钞票的面值单位是一百元。”

“格蒂可是有着超常想像力的。”德拉说。

梅森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但是，”他说，“重要的问题是，那面镜子被举在四十五度的地方举了多长时间，而我们这位神秘的顾客是不是故意想让格蒂看见那个黑包里装着的东西，或者她是不是从中拿出了什么东西，而格蒂也极力扫视到里面的一切……你必须找格蒂把事情核实清楚，毕竟她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中所看见的东西永远比别人看了五分钟之后还要多。”

闻听此言德拉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么说，她的脑子里有着一整套计算机似的系统，通过她自己的系统，她会将她所看见的一切统统加倍。”

“应该说是将所看见的一切进行二次方的运算。”梅森说着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好了 我们还是回去见见我们的客户吧。”

于是，梅森和德拉又重新回到了律师的私人办公室里。

“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梅森说，“现在我们来看看 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您原来想找一位在您需要时能够代表您的律师 是吗？”

“是这样。”

“可是您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您的身份。”

“我自有原因 梅森先生。”

“我想到过您会有您自身原因的，”梅森表示赞同地说，“可是既然我要涉足此事，您的这种做法可能不会令事情顺着使人满意的方向发展。设想一下，只有您与我联系沟通好了，我才能够为您做些什么。可我怎样知道和我说话的这个人 和雇用我的人会是同一个人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暗号取得联系并达成一致的。”她说。

“好的，”梅森说，“您有什么建议吗？”

“用我的个人尺码。”

“多少？”梅森问。

“三十六 二十四 三十六。”她说。

律师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但是很快他又变得严肃起来。“这可远不止用暗号那么简单。”他说。

“可是如果我自己打电话给您报出这几个数字的话，您就会想起我的声音 不是吗？”

“这我可不敢肯定。”梅森说，“有可能我会听得出来 可是有时候通过电话是很难分辨出声音来的。您需要我做些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下决心接受您的委托来代表您，而您又将通过电话来找我的话 您认为您会让我做些什么呢？”

“保护我。”她说。

“出于什么原因？”

“哦，上帝我也不知道。”她说，“但是想要找到我的那些人非常非常聪明。但凡他们有办法指控我犯有某种罪行并让警察跟踪我的时候，他们决不会花钱去雇请私家侦探的。而这也正是我所担心害怕的。”

“您知道梅森先生，”她继续急匆匆地说，“眼下我还无法向您说明所有的情况，可是有些人——也就是说肯定有某个人在想方设法要找到我，或者说可能找到我。那个人绝顶聪明，他不达到目的就会誓不罢休的。”

“可是要找到一个故意要消失的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梅森说。

“对于这点我很清楚，”她说，“而且对手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点。他可不会白白浪费时间和钱财每天花五十五美元去雇请私家侦探的。他会指控我犯有某种罪行，并想尽办法让警察找到我。”

“然后呢？”梅森问。

“然后嘛，”她说，“我就不得不保护自己了。”

“您的意思是说他很可能会想方设法动用他早就捏造好的罪名来指控您，对吗？”

“他很可能这样。任何方式他都有可能采用。”

“他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梅森说，“当然，除非您确实有犯罪的行为。”

“但是我并没有犯罪。”

“那您凭什么说他会指控您呢？”

“上帝，我也不清楚。他说我谋杀都有可能。他是个非常冷酷无情的人。”

梅森直愣愣地盯着她。“也可能说是贪污罪吗？”他问道。

听到这句话，她的脸立刻涨得通红。

“怎么了？”梅森问。

“他甚至很有可能那么去做，”她说，“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可这看上去似乎也是一件完全符合逻辑的事情。”梅森进一步解释说明道，而且他还尽量想让自己显得非常随意的样子。

“如果他指控您犯有谋杀罪，他就不得不找到一具尸体。反之，如果他指控您犯有贪污罪，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肯定地说明有一笔数额巨大的现金不见了。”

“正是如此。”她说，紧接着她又慢吞吞地补充道，“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么您曾经考虑怎么做呢？”梅森问。

“我原来想付给您一笔律师费，而且我现在就带着这笔钱。只有这样，您才会答应愿意做我的代理律师，并且在我给您打电话的时候赶过来营救我……无论如何，这就是我曾经想做的事。”

“那么您原来准备出多少律师费呢？”梅森问。

“三百美元，够吗？”

“应该说这个费用还算合理。”梅森说，“当然，在您咨询过我以后，而且一旦情况变得复杂的话，我还真必须向您提出需要更高的费用。”

她打开了坤包，而且是那样小心翼翼地把持着，使得梅森无法看见里面的东西。随后，她便从里面掏出六张五十元面值的钞票来。

“把钱交给您，还是交给您的会计呢？”她问。

“我的秘书会给您开出一张收据的。”梅森说，“……那些五十元面值的钞票看上去齐刷刷的哟。”

她微微一笑。“对，我早就已经准备齐当了。通常情况下，我从来都不带这么大数量的现金。我是在自己开户的那家银行里提出的这些钱。”

“就在这座城市里吗？”梅森似乎非常随意地问，并顺势瞟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

“不，不，没有在这座城市里。啊，上帝，没在这里。”

“我知道了。”梅森说完捻起那几张五十元面值的钞票，并用手指随意地翻动着。

“那就说说您期望我怎样为您效劳吧？”他问。

“很可能什么也不用做。请不要误解我，梅森先生。您不过就像是一只挺立在水面上逆风的船锚。如果事情一切顺利的话，您永远也不会再听到我的消息。我要走出这间办公室，也将走出您的生活。”

“可是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的话呢？”梅森问。

“那么您将会收到我的信息。”

“我会听到怎样的消息呢？”

“我也不清楚。可是我会等待您的帮助。”

“哪一方面的帮助？”

“不知道，很可能是在紧急情况下的建议。”

“我不能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与自己的客户建立起联系。”梅森说。

“您是指经济方面吗？”

“有这样一层含义。”

“我给您打电话寻求帮助的时候，可以再谈额外付费的问题。我知道您会对我非常公平的，而且我也决不会让您去做任何不公平、与报酬不符或者不公正的事情。”

“还或者是违法的事情吧？”梅森问道，眼睛里的目光闪动了

一下。

她刚要开口说‘违法’时却又突然嘎然而止。犹豫片刻之后，她紧接着说：“您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呢？”

“那么您在需要我的情况下会和我联系的，对吗？”

“非常明确。”

梅森说：“办公时间您随时都可以联系得到我。夜间您可以通过德雷克侦探事务所找到我。该事务所在这座大楼的同一楼层也有办公室。”

“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事务所贴在门上的标识了。”她说。

“他们有一台二十四小时运转的电话交换机。”梅森说，“夜间有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情况的确非常危急的话——他们通常都会与我取得联系的。”

德拉·斯特里特这时递给她一张卡片。“这是电话号码。”她说，“白天和夜间的电话全在上面。”

“谢谢您，斯特里特小姐。”

梅森对德拉说：“开一张收据，德拉。写清楚是三百美元现金律师费。您现在是不是想要把暗号三六一二四一三六更简化一些呢？”

她摇了摇头。“我不需要任何收据。”说着她将坤包的套环套在了手腕上，然后拎起那只黑色的包，对德拉·斯特里特笑了笑，又说：“谢谢您的会见，梅森先生。”说完就走出了门。

梅森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动门渐渐合拢。

就在门锁咔哒一声响起的时候，梅森才开口对德拉说：“知道吗，她在演戏呢。”

“怎么演的？”

“她不会再让我们见到她了。”

“难道您认为那只不过是在演戏？”

“我愿意和你打赌。”梅森说，“五天之内那个女孩会给我们打电话，而且她会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困境中——而这种困境也正是她早就预料到了的。”

“我才不和你打赌呢。”德拉说，“如果两个人打赌，对手是你的话，运气就好不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些数字根本就不是她本人的尺码。她的尺码不过近似于三十二—二十四—三十六而已。”

梅森想了想。“她在虚报吗？”他问。

“没那么严重。”德拉说，“只是虚张得多了一点，可是却不至于那么严重。”

“既然你提到了德拉，”梅森说，“我就明白你的用意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位客户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我们说实话。”

“那我们就在她谎报的色彩下前进吧。”德拉·斯特里特说完微微一笑。

梅森想了一想说：“这叫做撒谎者尺码之案。”

“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它不会成为‘代价昂贵的客户之案’吧。”德拉说，“我怀疑她在编造故事，编造花销的费用，也在编造客户。”

“她偷偷地混进了我们的盲区。”梅森说，“我应该反复盘问并当场戳穿她的故事。不过，现在已经为时过晚了。我们就顺着她提供的假尺码继续走一步看一步吧。”